

云云地常為客一時九十日四前二日為進路後四
十五日即為退途溫涼寒暑不能漸進何以察中州
之暑影何以定二至之短長且丑亦皆居中央何以
丑常寒而未常暑哉盡人知其謔故不足辨

客有好異聞者喜述於老人曰奇哉造物八

明之日闢也明利瑪竇島夷之黠者耳而儀象之說
多中國前賢所未聞今之夷人且能以機召火以氣
代風矣利瑪竇之言曰天體九重宗動最高管左旋
其次列宿次填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軫白次后
星月輪最下俱自西而東右旋人見其自東

為宗動天帶之而西如蟻行磨盤人行舟中
天有二極地亦有二極人南行二百五十見北極
低一度則南極高一度地之東西南北一周九萬
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三里有奇上下四旁皆生
齒所居渾沌一丸在天之內凡足所履即為凡首
所載即為上其專以所居之地分上下者小
達之見者也其識見之遠如此非皆六經子史之所
未言禹跡亥步所不到者歟老人聞之笑曰辨則巧
矣惜乎無徵而不衷於理是徒長世人之妄耳昔者
莊周窮大而外道滋多解衍談天而奸民侮聖且而

未之思耳其說徵蒙人適自蒙也訖不云乎天道尚
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江河南下人道尚中耳目役
心天之為天日月星辰而已二十八宿曰恒星自古
以為天體推測者不先立之體無憑以起算故七政
皆視此為傳舍以取齊卽所謂天行健之一行

因日月之行不及而疑其右行又因尚有歲差并疑
此重亦右行獨宗動為左旋之輪帶之而西試問宗
動究是何物既無可見則亦積氣之區所謂大空冥
不可得而名者耳彼不見其旋何由知其獨背七
政而左其力又能牽七政而使之俱左乎此所謂

智即大愚也。總之造化一氣鼓蕩分判陰陽而有二儀。仰可見者皆天本無重數。因推測而分為八。因其外尚有蒼、無窮之正色。強加為九。宗動之號。非別有一天以其蕩、無名包舉一切為羣動之宗也。天何以旋氣動則行生、之氣出乎東而返乎西。一氣流轉循環消息無始無終。豈有背行之輪。說居歲喻本先儒舊說謂蟻雖逐磨行終不及而漸退人逐舟行見其步、漸退亦猶是耳。彼自誤解故曰自蒙也。至以天度推地形之大小。又謂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則尤謬。妄術家以北極所見之一度以勾股法切算知地為二百五十里。此法是也。然度與度相去之間。寔有里數幾許。天與地相去之間。寔有里數幾許。天與日相去之間。寔有里數幾許。既非丈度量。但憑日影積算以虛責寔。彼此映射而得難為準的。據云大地之厚未滿三萬里。遠未極也。堯買海舟。到能走數萬里外矣。而所至之國是海中一島。則仍地之上也。彼能詳說南極以下之星。或在三五萬里外。吾知夷人必以千里鏡仰窺南極。未嘗俯臨南極也。是西洋人必未嘗到大地之下。為此凡說大地之大亦不止此也。且夫左右位也可易置也。上下勢也。

不可易置也故植者無根必仆懸者無繫必墮雖醫書言人元陽下達湧泉真陰上藏泥丸陰陽氣交故戴天履地然勢有不順常理難憑中國跬無向下之地而崇山峻嶺壁立萬仞碧落旁垂者多矣行人升降必待梯磴攀緣有能戴天履土橫立側行者乎駢其旁可知其下矣假曰有異地即生異人既有人有生人日用所需屋宇寢廟之棲飲食器四床几戶竈廁窰之具亦能側附而立倒置而安與其勢必不能矣推測之術西夷所知皆中國之唾餘吾儒之於天地也但曰無窮不測廣厚而已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誠以小道恐泥索隱必窮也若夫製器之巧西洋人秉金水偏氣機心細密務為鬼工亦不足貴有用之器史傳所載前賢高過矣人者指不勝屈君自不考目今之洋商恃其利器且擾邊梗化矣吾謂機極者滅仁專利者自害毒人者盡已犯三不才天道之所大忌其亡可立待也或曰形出於目所見者實也實轉無幾目所不見者虛也虛果有歟曰虛寔非有無也天下言有無無有言無無有不無客有於洞庭隱者家見異書者識其語焉曰無生於有有因於無無有之無名曰真無有

無之有名曰真。有真無無。真有有。得見真有真。無乃生。得見真無。真有乃因識。生識因環。因環生微。乎言乎。其庶乎。見道乎。無極而大。極至矣。無極之上。有無無。吾之之。敢信也。夫無且無矣。而又曰。有邪。是渾混有眉也。然則有無定名乎。未可知也。忘無則有。忘有則無。是無可為。有有可為。無也。見有者有。已。者。是各有其有。各無其無也。故曰。未可知也。今將以虛寔定之。以為真有真。無虛果。虛乎實果。寔乎未可知也。五行以虛氣分實質。而天下有不寒之泉。不爇之火。不灰之木。不凝之金。西域翁加里亞水。有凝

而為石者。有浸鐵而為土。再鎔則成精銅者。陰陽以定氣。分寒暑。生成萬物。而師文調律。可使四時變易。華木俄頃榮枯。虛莫虛於太空。而有時隕石。隕土。雨粟。雨金。雨血。雨肉。雨毛。皆寔物也。而從空中來。實莫實於大地。而有時風雷雲雨之外。為火為燐。為雷。為虎為馬為兔。為山。為鬱。為葱。為非霞。非虹。皆幻象也。而由寔中吐。是可以理測。未為異也。吾鄉有美觀者。卜寔土。灰甃堅築環之。以石固矣。或其家故啓而視之。則楓葉塞其中。或牛矢徹屐滿其中。或水浸其尸。蠅蠶其骨。皆無罅可入者。近又有失其尸。棺沈於

墓左三丈之外五尺之下而釜蓋舊梁千百寔其中
其壙完固亦無罅可出且入也貧者易棺以陶器築
輒壙如器高二尺有咫廣尺有咫不可轉也啓視則
移乎魚不見水咽風則僵人不見風入水則溺龍遇
石則通寔貯寔則漏一也各虛其虛各實其寔刊曰
有且有自無其無吾惡乎知之目前見聞所及變幻
莫測者不僅此矣而儒者獨營々然格物窮理推求
氣化不亦難哉或者聞之喜曰文王有聲通駁有聲
其有無之有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有之無乎
如有所立卓爾其得見真有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其得見真無乎老人曰是仍經生之見也天地無心
而成化何無何有何無聖人有心而無為何無何有
莫窮其寔姑作如是觀可也

或問曰葬之以禮聖訓也古禮卜葬不擇地先卜何
者葬亦從俗何也曰人子之心不獲已也古中原土
厚泉深陶復陶穴且可居處無濕蒸水蟻之患故聖
人不備也荆揚之文域高原甚少山麓水石錯雜氣
暖濕蒸易犯水蟻體魄所寄一不慎悔之無及改遷
益重其事故不敢不擇也曰郭氏謂葬山之法若呼

谷中鬼福能及人非之者曰人間祖父強而子孫羸者多矣氣脉雖盛不能分與也王前且然死後枯骨安能廢子孫歟曰是非仁者之言也仁人兄弟分形矣而灼艾分痛黎甌異種矣而痲癩乃心况祖父子姓氣脉相承即心神相印者乎休咎焉有不應者彼先以枯骨視之等諸夷俗焚如棄如是人心先亡鬼福何來宜乎其不應也惟送死大事欲安先人體魄耳自宜誠求順取勿參妄念故吾謂停柩需遲以為慎重致寒其體魄者不孝也不誠不慎以速朽其體魄者不孝也妄信術士詭謀逆取忍以先人體魄博富貴者尤不孝也人理先亡何地理之有是之謂大不祥不祥者其地寔亦虛其術有亦無

天地有始終乎無始終乎非聖人所及知也人之言曰物有成卽有毀形器無不壞遂謂天地如以渾沌始將以渾沌終是以萬物推天地臆斷無徵妄有列禦寇曰有形生於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太始有太素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氣形質具未相離曰渾沌言萬物相渾沌也然則萬物之渾沌非天地之謂也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

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萬不識一目前
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大古王今年數不勝紀伏
羲以來已三十餘萬歲矣是以人事推天地之始終
無徵也後世儒者以易數準之謂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人生於寅十二萬年復於渾沌此特以陰陽為大
晝夜一夢一覺耳終以人生事物為世界在天地之
間非天地也天地一晝夜夜不復旦乎是天地無始
終也若夫人事變滅則不可勝紀矣三皇以來五德
代嬗一興一廢豈無劫反自堯舜傳心王道始昌高
周易以征誅反政由舊禮樂文章大備矣而東遷失

綱王降而霸王道乃在師儒此大變滅也殆七雄爭
而霸道息橫議興百家起而師儒亦廢孟氏權宜游
說勉強一縷秦政焚而坑之萬口胥燼變滅不已歸
渾沌乎於是匹夫奮起以霸為王別開世界自時厥
後劫運始促既而羿莽鮑堯禹趾躄效湯文孔孟未
讀之書並出顏曾未聞之道並興搢紳珥筆之士或
博習而兼蓄之或陽達而陰竊之而儒亦愈孤幸而
真人崛起聖明相繼車書達重譯職方周亥步殆萬
古一昌期哉而異種亦吮擾於身夏邪叢敢昭布於
白日異物且徧盡其民生趨而愈下變而益烈千萬

年後不將為魑魅魍魎曰皆有杞人憂天是又越人憂人也天道無利不復天地不壞則人類不絕人心不滅則吾道不亡

道之云何自始歟始於天地之間之有人也使但生飛潛動植之物而不生人則惟有自生自滅雖萬年猶渾沌耳何道之有自靈秀之氣積而生人即有極靈秀之聖人出焉仰觀俯察一畫象天二畫象地奇偶錯而象人始有乾坤六子之名而於是乎有天道焉因而重之而萬象備而於是乎有人道焉聖人繼起知人有心性可修盡人可以合天也於是乎溯

其源導其流合天人而統名之曰道天人一道而已故尚書所載聖君賢佐言必稱天其稱天以明人也三五之時土狹民稀教行政簡開物成務之外有何作為則天之自然可也堯時人事踵增治法亦漸備以如天之德廣運包荒耄期太平日久極盛不無難繼矣故舉舜以善其後舜以君道齊之然後治法大備此吾孔聖之道祖也道非人無所附麗則道為虛入非行無以體道則道仍虛道虛位也虛者寔之則德矣德寔得也寔者虛之則大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自古無師名作之君即作之師而已凡言聖人有師者皆妄說也惟聖人性誠心虛聳入心通目擊道存無所不師故無師而為人師惟君世繼不能皆聖降至春秋之季天下幾於無王天之愛人甚矣始篤生孔子以為之師然則後孔子生者不學孔子更誰學哉無如賢智天資高妙厭人道卑近平實不足以盡其才乃舍而言天道或知宗孔子矣遂擬一聖人氣象以自居不知天道非人道也孔子不自聖也孔子教學在中年以後早盡人合天矣豈不知有為原於無為有心不若無心哉惟是生當叔季悲天憫人之

一念與堯舜同師思教育人才以拯天下留斯文以待來世然無行不與學者猶不悟也無已詔之以言使人致知力行下學上達高至一貫而止耳尚不敢空言心性又何暇言無為哉既而言之既多學者遂以言求聖人始以天道無言略示端倪而止惟老聃前朝著碩閱歷既多深通世故知時無可為姑與隱賢高言道妙以為可以治己不櫻世患而已初何嘗以斯道可治人哉老氏春秋時並無其人必微生荷蕢楚狂之流後世輕世肆志之徒祖述其說以抑孔子皆傳會寄託非真老子孔子之言也激於濁亂退

想皇初語言妙天下矣而身不能行也道不仍虛懸
乎凡生今之世遐慕皇初皆副至神仙妖幻自棄人
道之人自下儕禽獸虫魚草木以求速了為樂者也
副至神仙妖幻之說亦傳會老莊其道歇絕無傳久
矣後世耳食道聽妄謂漢以黃老治是猶云趙普半
部論語治天下也大亂之後物阜民稀自有數十年
乂安漢仍用秦法搏擊族戮法格則漫赦何嘗用黃
老趙普亦何嘗用論語乎若夫孔聖之祚可謂長矣
而亦不無旁溢東魯近宗相承著書者貪多務得往
往旁搜軼事曲解使人疑誤不獨議禮聚訟春秋臆

斷也荀孟大醇矣而荀病於激孟病於矯傳聞異辭
齊東野語亦雜陳恣辨使讀其書者以孔門之故匿
情妄聽不敢議刪至漢求經而偽籍紛起崇儒而外
道亦興夫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周官太元五緯圖讖
之類即使其言不謬究與吾道何涉而亦依附權門
使邪僻者據為利器非正經之蟲賊乎魏晉辭章日
工士行不飭儒道始晦北魏猶存經學南朝難與言
矣文中王氏粹然儒者而借撮春秋未免自聖而其
徒猶為之造作傳會唐以言取人士行益輕昌黎韓
氏崛起原道原性力攻二氏為言道功臣而自媒干

祿亦招謗議周子太極繼繫辭印子河洛經世司馬
潛虛皆自成一家發明天道亦非夫子四教之要也
所竄幸者趙宋崇儒重道二氏衰息君子衆多不惟
瀟洛闕閩之徒為學者所宗仰即中外朝賢何一非
儒如是者數百年非吾道千載一際會哉不幸正叔
元晦卓爾儒宗亦學孟子以氣用事而隱擬孔子立
門戶高崖岸盡掃前賢章句釋理破碎詣微於吾道
中別分疆界樹名道學以啓爭端不為無過致其徒
游夏自居集語錄語類創為道統之譜以朱子為集
大成是孔子後別有一孔子也是孔子之道古今哲

士賢臣人名臣孝子皆無與焉獨為章句之儒所據
而有之也如一家骨肉爭則不平無惑乎本朝窮經
之士崇尚漢學群起力攻宗儒同室操戈雖被髮纓
冠無從解救也不惡何知竊以為萬世人師孔子一
人而已其道人道而已其學力行而已孔子既没其
道賴以不墜是鄒魯兩漢魏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
無分顯晦著述潛修但力行人道而去者千萬人皆
仲尼之徒則皆吾師吾友也不然自宋人溯心傳特
編四子書後世頌為科舉功令天下但有應試之儒
且不敢言道矣人心有絕必有志士慄然後起將何

所適從哉惟有力行為程博習群書衷諸孔子可矣
學至則道：盡則天吾故曰道莫妙于自然營必成
於勉強

罪言

一朝聖人首出撫有華夏控制邊陲皆發長治久安
登三邁五者也然而革故鼎新往：乘亂而興由興
而盛因盛而息：至而衰雖過中興亦復於全盛者
何也豈法制之善歷久必變歟民心風俗日趨必下
歟抑守成實更難於創始歟在儒者讀書稽古上觀
夏商周漢魏宋明必歸責於主治之賢否在外道考
圖說識文旁索天文地勢氣數運會之變遷此皆論
古者之泛說常談獨不可概我
朝聖：相承之大統也草茅樛昧之見竊以為王法

之弛由人才之日衰人才之衰由養才之未足而取
才之太濫也曷言之我朝之遠軼萬古者獨賴
祖訓之嚴奉若天球河圖謹守不敢稍改耳至于治
具之多則仍前明舊貫未遑改創也又多棄其實而
虛存其名當日所以作新天下者端在萬幾獨賴攬
大小臣工有事無權奉文循例亦覺衰朝銅疾一旦
而瘡豈遂可長恃乎例文元法也任法而治由有人
能用之耳當日初定中元原頑民未靖從龍諸公多
先朝名宿即漢人應運無非碩德宏才雲龍風虎之
會自古如斯無足異者至

聖祖御宇定亂施仁興儒修道數千年文武成康之
盛時雍風動之休民既還淳士亦好義豈見有法制
禁令之迹哉久之民怙恩而忘法士食福而侈生弦
寬弓弛副致使然

憲皇繼之以嚴紀綱立整此光華復旦時也自時厥
後坤輿外關聲教遙頒既功盛而業宏自豐亨而豫
大因之繁費滋多官邪寢長狼貪鼠黷下剝上吞鳥
有喙無非竊脂象留皮包為蟲蠹根蟠結習久相
忘迨邪教興妖用兵連年事兵平財盡遂無可如何
矣由是勉循舊章但求了事上下以文告相蒙中外

以姑息為事部司特猾胥為謀主州縣奉猾幕為神
師軍機處但憑成例豈知千條萬案徒為巧避之資
納污之路而已此無他皆由任法不任人則法為虛
轉以資弊如興一工是已承辦有人監督有人稽察
有人按驗有人法亦密矣而久成故套有弊發覺一
人獲罪十人隨之一人言之百人憾之則相與設法
彌縫其跡而發奸者坐罪必重是以無法不壞百政
皆虛內外上下結成白日瞞天之局牢不可破

聖主一人在上欲長治久安也難矣且夫法者器也
久無不做用法者人也用之常新培植人才非學校
不為功舍經術無他道今天下內有國學外有鄉學
儲才亦既廣矣然而教養皆不如古考漢唐舊制為
五經各立博士學生皆有專業有舍宇以安之有廩
糈以養之肄禮習樂以陶淑之今則國學月一課內
班給銀三兩外班又減焉課之日有午餐自好者皆
不屑食周三歲報禮部貢生以教官議叙無選期也
監生例准用縣主簿今則雖有美才亦以為不堪培
值棄之矣鄉學則學田多廢間有存者兩學官分食不
足書籍散失樂器盡亡補廩膳者四季僅銀五兩有
奇給者又染指焉月課虛存其名教官特陋規以為

生下同胥役夫士人祇此精神心力使銷磨於室家
生計何以葆其蘆隅是養之未足也至於學使業臨
士子平日舍業而嬉考亦不畏蓋天下習於姑息學
政亦然六等陞降已草文藝雖劣亦附三等之末科
試例准大學解額至三等十名止小學至三等三名
止遺才之試為未與試者設也今則科考已遺者皆
准考遺才廣拓號舍且加大收近省者一府多至數
千人童生亦備監冒者吾浙鄉試多至萬三千餘人
魚目多於蚌珠閱者已難矣此其害事猶未盡也浙
江弊之重者莫如易書司胥領帑僱人謄錄強半市
井僅識之無者有錢者墨卷中先給暗記闕節無錢
者多被錯落塗鴉惟官生不受其害房官不能讀則
姑棄之近省有錢者先請人考謄錄并請人暗藏謄
錄所墨卷可以添改洗摩每科中式多有人內應者
佳士不屑作樊往：一生困於場屋不能得房官一
讀其文而倖獲者多：矣非太濫生此弊乎大凡養
才之道當使安於學校去其身家之累而長其廉恥
之風抑其躁競之習養之以禮使知自重何可先待
之以不肖簡取而精擇之有不肖者嚴汰之如農去
草心出至公何必姑息以避謠詠前朝學校慎重之

時皆州縣長官親詣社塾擇學童之俊秀者送附學
中以博士教之有成乃送學使試之而中始補弟子
員員錄以米廩法至公也善久之州縣畏避怨謗始闔門
試之亦至公矣何以并刪汰者並解送府試此一誤
也是使先挾其徼倖之心而忘其廉恥非朝廷養士
之意也至府再試之益詳慎矣何為又并刪汰者並
送之學使於是懷挾頂替冒代鎗傳遞買文百弊滋
生即此已汰之人可是再誤也至於鄉試前朔州縣
限以解額或不及寒畯今以學使先試之解其優等
法至公矣何以猶有遺才此姑息自蒙徒長士子躁
競之風是三誤也欲正本清源以敦士習宜從初制
先草諸病則學中先無失養失教倖進之士試士亦
無作奸昧目誤取之人得人必多矣至過朝廷大慶
慎勿開科祇宜每省廣額十人已足何也蓋士子宜
使安於學校多取不用徧用竄控士氣而能廣人才夫
科舉為官人也取之少而精則進士多寔學使任庶
職何至聽命於幕書吏成文告之天下而無實政哉
○國學不別取士何也鄉學之貢士即國學之監生
也貢士有志上進者入監肄業三年在別為一班與
舉人一體赴部大挑以知縣教諭用其需次在家者

以訓導選用廩增附乃鄉學定規毋使凌躐遇有捐
貢者廩貢坐監三年准同歲貢用增貢坐監三年准
以主簿用附生准其捐監坐監期滿准其北場鄉試
中舉大挑以州判用中進士以通判州同知用不中
者大挑年選其俊者分發倉庫司寺部院効力書寫
三年期滿發本省為郡守掌案八品掾滿二年陞三
司掌案七品掾稱職陞部寺衙門佐貳官用俊秀納
監者頂戴不與試附生歲考五次不補廩增者亦給
頂戴免試順天府外縣與規與外省同惟大興宛平
二縣宜加優應舉廩增免考錄科全送鄉試附生錄
科一二等准鄉試每歲貢三人二學共六名免其坐
監貢生同外省舉人用廩生同外省貢生以教官節
次用二縣人不准捐監附生亦不准為掾嚴禁冒籍
居三世准入籍如此則太學重於鄉學京縣重於外
縣士風必盛矣

由前之說則學校日重而士不躁競培植賓興之法
可使四維不張而人才興起矣然教之試之之具古
今同此儒術用久則苟且塞責宜加以因革也漢唐
以來各習一經謹守師傳寔為近古通一經可達五
經非故隘其途也乾隆以前各從一經此亦承明之

夏小正即夫子所
得之夏時也月令
秦書故宜刪

司馬文正公嘗作駁孟
韓入公極重孟子然謂
其言非自著其徒萬章
公孫丑等相與記稱之
程子以賢聖之事乃萬
章公孫丑不能極師
與子思弟子之言故孟氏
章句雖多不闕

舊拙者或不能旁及其所從之經無不精熟者蓋講
誦考課不輟故也後通試五經上下苟且短篇塞責
及類書出而經學幾廢矣此宜急復舊制也天經所
包天文地理律數兵制刑名無所不備學者宜博考
漢以來各家義疏若宋儒之學不由博學詳說先求
反約欲以一理貫之此不足為教士法也訂藝程式
命題不得割截隱僻作文豈容空言敷衍宜刊定習
學課試之式易用李昉祚集解作文用箋疏辨論以
散體古文書用註疏正義詩用首序毛傳春秋用二
傳不用公羊穀梁胡傳禮記去呂覽之月令加入大
戴之夏小正不得復嫌為孤經其文體則皆用傳論
經解式不作排比至於四書文自明至今時藝萬天
下欲取真才勢不得不加通變按四子書始編於
宋與近思錄同時此專為爭道統張本也五帝三王
之末斯文在孔子豈可下儕諸子乎大學中庸在戴
記中本無作者名氏朱子以首章為經為孔子之書
以下分為傳為曾子之書以中庸為子思所作皆無
確據至於孟子史記列傳明言與學於子思之門人
則非子思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
七篇則其書非盡出孟子也故其書中所言堯舜禹

宋高宗節札記
中庸
庸儒行大學經解
字記五字尚書入石
經今惟用古中中庸

益之皆後世時俗訛傳與尚書全悖說伊尹自相矛
盾說性善亦與孔子未合庾公斯尹公他事與春秋
傳全異且多詖諧游戲取譬之說亦入其中齊伐燕
事且時代全誤今既以四書命題宜頒公令於學於
孟子書中指出不合經傳及寓言者大學中朱子增
補者皆禁其出題再加孝經或儒行學記之解以廣
命題之路并禁其割截摘字最後強搭不可為訓者
則慎重其事矣然後再定試士新章各從一經縣
童子限三場頭場首題五經各作本經次用四書文
加詩六韻覆試史論再覆詩賦一場而止不設燕示
之以無情也刪之並卷解郡人數倍縣學廢五倍足
矣郡試三場命題法同送學使人數倍三倍足矣事
簡獎少公私費省亦所以教訓正俗也學使照前
試古學一場已刪者不許與試不許求試重守權也
正場與郡首場同覆試用史論生員歲試皆題本經
次題四書文三題史論覆試日禮射兩教官為一耦
文武兩相禮生為一耦一等生以上下聯名為耦揖
讓飲酒如儀科試本經一篇四書文一篇詩一首覆
試史論時務策各一篇二等三等及解額者並覆貢
生銀科同考貢經文四篇各免本經還貢不闕限鄉

試本經一篇四書文一篇史論一篇詩一首次場駢
體文一篇擬六朝以後明以上朝廷文武成功事學
士賀表散文掇重刻古書及古人著作序三場時務
策一篇判讞一篇擬正史中天下成案會試同此房
官不用寔缺知縣每科先調歸班進士大挑一等知
縣選貢生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者各科皆習京
師於四月間先考各省房官人數如故事如鄉會試
糊名圍試於貢院以翰林官為房考以吏部長官
總裁只試一場欽命三題如會試二三場式駢體文
一篇散體文一篇讞語一篇人數取定榜示俟典試
命下赴吏部抽籤各給公車費即隨典試老同出京
同入貢院試畢加給儘先補缺果用此法則官吏皆
學中人以禮相維士風日清行之十年循吏民
出矣

溫

國家大政治民治兵並重自科學興文武分途久矣
不養將才常以怯懦庸人禦寇掌兵使山東西河南
北驍健子弟無路出身隱於游俠流於踰躄殊可
也今天下武生虛附於學羈縻之而已鄉會試三年
得士數人置之閑散入軍營者寥寥無惑于武備之
弛也前朝別立右學祀武成王配以名將事難再興
不如就今武學重定新章我朝崇漢前將軍闕侯
為定列為中祀矣宜即奉為武學先聖每歲學訓會
同駐防把總親下鄉物色訪求良家子弟之雄健可
敬者數十人寓館城中營學公請閑住精銳武學舉

人為教師報名提督移知學使上達兵部每年教師
給駐防外委銀米一分加本學廩生銀米一分六年
即補本郡千總則武科有師不虛設矣武童使讀春
秋左傳孫子兵法司訓月課之俟科年送縣試先試
內場首題左傳論一篇次題孫子說一篇外場騎射
弓刀石如故認真分甲乙毋使苟簡廩所只無粗才
矣不必刪全送郡試再送學使試題亦如之獲雋者
釋奠於闕廟樂用鼓吹學使考武生亦先試內場
童試題外場馬射出圖後覆試上列一等者文武官
齊集禮射教諭訓導為一耦教師駐防把總為一耦
兩相禮生為一耦一等武生聯名者為一耦射後定
案出榜上下名視禮射勝負為定由學移送第一名
入城守營考補馮糧人給一馬一兵各鎮總兵皆
其自聘天下聞名技擊之才養為親軍即分教馬步
弁步兵補以軍職則良材不流於匪類矣三鄉會試
亦學中取之選拔其尤即發本省營員高下叙用遇
有一方騷動用兵各地皆有精兵無須遠調或標兵
不足欲加招募即檄本省武學募之則易集易散也
如此用兵教養有素自明紀律軍情輯睦風土咸宜
此于縣金湯萬里長城之勢也百年不廢即百年無

志在有人整飭而已

或曰天下興學甚盛事也當此公私罷傲之秋其如無此巨費何曰是不然此議人驟聞之皆疑其難不知果行之無不立成何也蓋統籌則天下大公事故難分言之則一邑之私事故易也鄉學之制自唐貞觀至明崇禎未廢也學生二十員人數無多也諸生居學舍食學田所習經史禮樂鄉射孔廟必有樂器教官職在教士非劍典也舍宇數十間良田數百畝戶一家能辦之事也以一家能辦之事而一邑共營之非苛政也煩紳士一歲之辛勞而閭邑享百年之名利人情無不樂從也一縣倡之十縣效之一郡始之百郡隨之一縣後之千人取之吾知不數年得天下矣但願

聖天下於經筵講學日詢及天下鄉學舊規卽下諭漢臣曰諸臣皆科甲人皆從學中來也鄉學能重復舊規非汝所私願乎胡不各皆原籍父老闔邑共謀之以慰予一人嘉惠士子之至意又下諭各省藩臣曰州縣官能興學者卽記大功不出半歲各省皆有倡始者矣今日各省瘡痍未瘳富民多無業可復而長官猶勸捐未已所營皆不急之務修飾文貌以為

能何不如移此財以培養元氣哉凡事有似難而寔是者興學也有似易而實難者萃遺才易書也可使民為之者順而易必待官為之者逆而難病非顯見議似迂疎庸論狃于故常俗情私于鄉里怯者憚于怨謗昧者惑于浮言待士者既以虛恩為寬大籌國者復不知以省事為生財一人言之千人沮之道謀無成必待非常人能改之耳

嘗讀詩曰濟々多士文王以寧又曰赧々武夫公侯干城國家既文武有人且選用之矣其從此久安長治矣乎未可知也曷言之今有舊琴於此七軫猶存十三徽無恙君弦尚健堅潔冰清得黃鐘正聲矣而列其下者非棉線則苧絲緩之則弛急之則斷驟得一二太古法弦使備少宮少商之數遂可以調五音成雅操使臣民事物各得其所乎勢必不能則亦張之以備臣數而已前所云亟々於養賢儲才猶孟子七年病求三年艾之喻亦曰求治從此始耳今天下千官萬吏豈無通經貫史才堪大用者乎自上下束縛於例使不肖者得竊其柄以挈君子之肘不能轉動自如則亦各求無過順風共濟隨其所止而休焉已耳昔者漢文初基天下全盛中外相安無事而賈

生新進敢為之痛哭流涕竊嘆深憂意雖忠言皆罪也幸時誹謗律已除耳今則草茅愚賤儒學蟻臣願望中興隱念我朝利病抱憾又有切於賈生者何也竊以為今之官制仍前明之舊非我滿洲祖訓不可稍改者也而七聖相承名臣輩出曾不敢問不敢言何也夫官必有職也乃四門闢矣而科道素餐一言獲罪則不殺以示寬大而置諸不用遂有黜者擇其不痛不癢言之必從不從亦無罪者以塞責天下聞之人人匿笑而同朝者不以為恥九卿衙門舍其本職而存其容空名以為閒散升轉之階因之耳目闕焉蔽塞不通一人隻手遮天而萬人喋聲掩目可勝痛哉錢法益政之壞悍於積重群謂無動大猶可說也甚至偶興一工而豫籌私囊暫開一庫而典守充囊道光時余肄業太學竊聞皇上大駕輦做修估費過多不得已而中上御袍火焚一孔不肯易乃命補之而綴正庫已去窟細二十四疋矣羣臣皆言上之恭儉深悉其弊也此何說也巡撫前明暫設使之制兵非常員也各道平布政使如元之平章一省之主治也近代巡撫下侵藩臬之權視同僚屬視首府如衙官視州縣如僕隸部選州縣有人買估其缺則曰且留省學習則奪部權矣特簡指缺知府有人貪其缺則曰且

資熟子則奪。上命矣。軍政則反聽其廢弛。暗裁標兵而吞其餉。以致各鎮效尤無營兵不缺如粵西亂已二年而不上聞官與賊和。則奏曰民間械鬥其恃有內援者且敢肆為頑皮撥之不動。直似唐之藩鎮特善法耳。以致釀成大亂。糜爛中原。幸而流賊既平。曷不草之以民政。還三司以軍政。還提督若用兵。則命總督蒞制事。過即揭。則外無作威福者矣。兵權分屬。將即統以司馬。則營務可整也。錢穀專屬藩司。黜陟隨之。則州縣少虧空也。刑獄專屬臬司。則民隱易達也。慎擇部屬為知府。同通分理民事。與之以可否之權。則親民之州縣賢不能屈。惡不能庇。而廉吏必多也。公舉賢能科道為分巡。監司專司黜陟。三歲復命。一易人。則公道日彰矣。州縣以下官銓。選歸吏部。外司不得阻候。補分各府。補缺歸太守。上司無所與。則人才無滯矣。州縣果賢。依舊制保舉。部屬科道。則內外無偏重矣。三司各以其政直達。通政司上聞。不會銜。則萬里雖遙。長安日近。官邪不敢肆矣。如此則外政可紀。庶取可興。流賊民變之根可除也。至于輦輿之下。不難理也。科道與宰相相維繫。禮部與太常學校。翰詹相維繫。戶部與錢穀諸司相維繫。刑部

與大理相維繫兵部與京營內衛相維繫舉重挈要
綱舉目張洪武定制本自完善明之亂政多由閣宦
奸相亦託其庇我朝先無此心腹之病超軼千古
今但使百官各修本職則百政具舉也惟

皇上萬幾自理一人過勞今

仲齡還政之初似宜稍加變計耳自古太平之福始
於君而治於相一時之政統於相而分於庶司非一
人能專決也本朝有鑒於前明奸臣權相之事去內
閣票議盡歸軍機處獨決惡大權之旁落日不知權
非可奪也相何權用君為權君明則用之而不為所
用是以聖人知人善任則舉朝皆腹心股肱耳目人
人有權則人人無權出於大公則權盡歸天子如造
物然日月星辰江河大地陰陽五行溫涼寒暑各司
其事而不能自由權不歸之天而奚歸乎否則明妨
防之能暗竊之欲奪之而適予之唐德宗聰明自用
猜忌賢才而敗之者盧杞事後三思而終不寤此即
使盡除宰相亦成事無人分功敗事無人任咎而已
天子終無權也今中興將與天下更始宜稍更其法
常政票擬還之相臣請旨可否科道參駁舉劾直
達軍機封事陳言直達外內閣別加副本大事則大

臣科道會議則

上不勞而事舉矣相臣逢三入翰林院公見百官有昌言面白私謁有禁薦賢羣相公舉六部長官皆准密保人才用之不拘資格誤則罪及舉主公罪不坐則賢人不滯矣逢朔日視朝分班陛見有獎勵有詢問或宣訓戒特名對則人人精神振刷矣至於積重難返人皆相戒無動者竊以為除之易也凡器物既壞顧德何益不若速棄之如鹽政壞前江督裁商用崇國未失利民未食淡也錢法壞則不買銅不開局停之數年亦未嘗不使錢也私鑄者殺敢變者勦未必成亂賊也倉胥府吏侵盜籍沒之革逐出境出納用官部胥作弊提彙存冊而逐其人改用附生出身之掾三年一易昔宋制承務管勾微職皆用士人任子未聞作弊雖患冗員所費猶省什伯也河道既改海運已通宜裁河漕總督去常任而用短差省費尤不貲也章程既定以後隨時修整以求妥善元氣必復元氣既復速停捐輸勿營不急之務以資休養靖元民氣而已新疆力不能繼雖不忍棄亦終棄耳不若內守要地壯士解腕為上策也夷船力不能驅其勢已衰百姓不受其脅制矣朝廷慎勿貪夷

稅強抑百姓代為和解則不久自退也行之三十年
民清民安國家復臻全盛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此其時乎登三邁五之說舍我
聖朝更何望哉

弭盜議

自古有盜臣無盜民春秋所書皆臣也於傳有之魯
有盜跖鄭楚有雀符夢澤於國無害蓋封建之世分
土分民各為世業政刑偶弛曩澤中乃有草竊國中
分疆而理刑格勢禁不能大肆也自秦郡縣天下而
徧毒其民盜且倡亂矣漢二千石分治權等諸侯而
盜風以靖迨其衰季黃巾起而旋平若張魯則竊據
邊郡豈屑掠民而盜已哉夫此奸貪跋扈之民雖帝
世不能無也臯陶在上疆奪弱眾暴寡早誅之矣何
地無兵刑敢為盜即亂民也何待殺人戕官始為亂

哉國家防亂始設兵欲民無亂也宜先以兵制之使
扞於法不能為盜故弭盜即弭亂之要也自昔言弭
盜者必言保甲而今之保甲久為具文何也自昔丁
錢戶籍國課所出官胥里長肩其重責亦沾其微惠
順莊徵收民戶熟識甲長畏累挨查奸宄自難藏匿
故未攤丁以前僻野土匪聚散倏忽或難肅清未有
邪教遠布夥盜遠行者也丁錢既攤惟田畝有籍而
無民籍州縣每歲所上民歲皆虛稅課無與也考成
無與也小民自食其業閭里不相間能責良民首
告乎里長既廢無業游手乃充地保非訟証無所得

食能責之察奸乎縣官雖勤能按戶稽考乎未有盜
業能責捕投搜查乎故今之保甲皆奉行故事以枉
蒙也且今之奸盜異類多端毒害皆不在本籍多今
日倒禁所不到而將來必滋亂者就所見所聞已不
勝枚舉瑞安港鄉大盜蔡士豐聚黨流劫外郡已十
餘年原籍無知者及將起事適孫太史回籍團練始
高於慶觀察募其同里勇士設計擒之其黨謝鴻飛
等常聚大羅山夜劫航船孫太史與慶觀察募其同
里營兵投入其黨誘之入城擒之大羅山賊始散其
港鄉餘黨無慮千人散居各村每年正月結伴空手

出門歲暮滿擔而猶視為常業平陽北港有石板客
每年遠出以種番諾為名皆肩一長簾擔寄居杭州
山湖州白龍山及江蘇安徽近年有入北省者每歲
暮歸則無所不有造屋買田居然富戶平陽富戶多
為銷贖有無資長行先絡路費者何謂石板客蓋夜
劫以棒結架取門外石板布懸之撞大門而入也地
民指目之亦不諱蓋無至平陽查緝者官不敢問也
後多入金錢會者故敢掠郡城搶道府印去官議和
惟民團與門邊旁掠福鼎攻瑞安城不克乃引長髮
賊入境為助及閩師水陸並集始逃散道府既得印
盡諱其事以白布會與金錢會械鬥上詳大吏據此
入告餘黨遂不復問蓋民團出戰以白布為號也聞
近浙州縣有齋匪者其黨四出煽惑又有外國耶穌
教以錢誘人入其教者先吞其丸藥永不悔心家無
鬼神祭祀事男女皆入天主堂聽法人死則請教頭
入殮封密室中不許親屬窺覘先具蘇木湯託言洗
尸寔則殺之取其心去以製丸藥取其眼洗以點金
蓋必取中華人眼珠燒鉛即成銀也今甯波有此教
嘗有秀才於鄉試時分送耶蘇教書可知蔓延遠矣
台州臨海仙居人出外行劫為業過各省防堵時黃

撫宗漢誤招台勇猖獗甚於賊官不敢問冒名更多
自製號衣千百為群搶掠各郡遇賊來則為之先聲
又臨海種台漿者皆劫行客殺之以壯土台州多游
僧結隊假化緣游行各省謂之馬流遇孤僧則劫也
江西湖南北界中齊匪皆出省結黨故屢辦不能斷
又湖北別有邪教流寇假稱沔陽州水災難民一二
百人不等人皆後生長大又帶健婦多人身藏皮製
人形邪神能從門縫出入白日攝取箱篋中銀錢去
散堆在地者不取也每入鄉村接家乞米過孤弱則
搶奪過大家人多婦人直入內室開人箱厨男子羣
入廳堂見人多以一人當一人近身撲捫不止以遮
其目婦人向門縫立以被單懷袖接物一哄急散吾
嘗在人客座亦被一長漢遮目路人親見其被單拉
錢而去是日其家失錢數十千矣惟外給米不使入
門者免此盜之患邪教者州縣以為難民給文遞送
此大誤也廣東每年秋匪類結伴入廣西柳州為蔗
客煎糖工畢則四處劫掠飽颺地民謂之廣馬種
匪類周流各省皆他日之乱萌豈本籍官吏所能制
者哉聞之昔者晉用隨會盜逃入秦今之秦仍大清
之地也漢有循吏盜不入境今境外亦大清之民也

且今天下封疆大吏畫地自保不顧其鄰何暇通盤
籌畫官無久任目前自了何知後患難平以前劫案
千百且未嘗殺一盜當此多事之秋皆以省事為上
更何問亂萌哉然則此盜永無平日矣俗流共世敗
壞一至於斯非有王者作必不能復理乎昧竊以為
不然今夫封建之與一統異者特分封則析而付諸
列邦一統則合而歸諸天子耳其設官分職撥文奮
武禁暴安良一也民雖暴使各安鄉里與良雜處勢
不能肆離其眷屬聚於異縣異郡不知有官長久矣
與野人無別矣故自古域民必有封疆之界設關以
譏奸究未有聽其往來自由者自分州縣而疆界盡
揭關防此奸民之利即流氓之源也今王法廢弛盡
甚矣欲弭盜防亂首請審界設關其事命監司專主
之設關皆在孔道先審要地或築牆或樹柵設若必
使可守水陸一體辦理禁其間道往來遠客走間道
者地方不許容留犯者以偷關論兩縣之界為內關
兩郡之界為外兩郡各省兩地相連亦設外關兩縣
各郡或各省而地相連者亦設內關惟屬邑晉郡之
道不置關至於兩省之界若長江大河一水相通大
行五嶺一山綿亘則擇要處置大營若則防守得其

地矣守必需人非別設守關之兵也即用各郡縣城守之兵分守之兩縣之界各縣撥把總一名排鎗兵五十人守之以其半四季對調有警則五十人全至兼達文報兩郡之界各郡撥千總一名排鎗兵五百名守之以其半四季對調有警五百名畢至營兵多者城兵關兵隔午對調關兵不調出境不可空也城兵則輪班守門內雖有急警不召關兵既以關衛城內變無所逃外應不能入也關前不近墟市防奸細也關兵皆住營屋不許散宿民房防廢弛也監司每歲巡稽虛寔則兵備道不致虛設矣道司各加兵部官銜清查軍營兵額從前暗裁者勒令補足不問其前別造副冊存道署每歲修改以備查閱交代以道後有缺惟監司是問則伍籍不虛矣餉銀糧米各縣留支不解司道以糧廳四季解廳分給外關以通判解給則無刻扣之弊矣統制既定外盜關弁是問內盜城弁是問兵之弱由不用始也常調守邊界習勞苦有責任賞罰隨之不使居於家聚於城市博嬉橫行此法行雖數十年不用兵而實無一日不用兵何至養成無用則防守有人矣各省內防既密其接壤大營亦兩省聯營合守各省選參將一員游擊一員守

備二員千總四員馬兵藤牌鳥鎗兵共二千名駐營
內差兵部郎官或兵科給事中一人為監軍司賞罰
掌文奏厚其祿文武皆三年一任即與升遷不許帶
家屬兵丁每年對調其半均其勞逸凡夥匪響馬槍
匪盜梟不得縱逸過界則盜不難擒矣逢兩省內地
有用大兵時此營即為犄角不調離職守也郡縣界
察奸之條藩司先行通禁首嚴卯殺從耶蘇教者殺
假服喫夷服為漢奸者殺非僧而喫齋者重責勒為
僧交住持管束以上三種人里鄰有出首者重賞城
市客寓飯鋪不許容納有人暗報關上捉住有賞凡
僧許卷寺焚脩募化在本郡不許出郡界荒年流民
亦如之凡江湖百藝覓食者不許出省界水災難民
亦如之墾山棚民不許出郡界軍流徒無文書不得
過關異言異服行踪可疑者不得過關帶凶器多件
者成群結隊者行踪一色前後陸續走者即非盜亦
不許過關關兵專詰奸盜不干與商稅則王法嚴矣
此法若行可使軍民僧俗各安本業
朝廷不添一兵不增一糧天下州縣皆成善地先無
夥盜何至養成流寇橫行如入無人之境者哉海疆
亦仿此法分水師駐瀆瀕海要害遠截偷漏海防亦

肅如溫州鎮初本黃花閩總兵自移坐城內海濱盡
虛遂致廣艇敢泊東門樹旗抽稅則有兵如無兵矣
可不重復舊制哉惟海外臺灣一府今非昔比開闢
日久廣袤富庶幾如一大省地僻勢睽似宜增置州
縣分疆場以便保守庶不致一方有變全臺煽動閩
廣雜處性野俗澆非循吏如文翁者付以久任為之
興學廣額難使馴擾此則宜俟經濟大才別籌者也

宋愷

古今天下有大憾事小人之常勝君子也亂世之常
多於治朝也此非人情所最不平者乎而不足憾也
天之愛人盡矣小人得志賊亂不息民困難紓必有
人焉起而平之所能憾者英雄創業繼世無人往
乍興而旋敗如漢興而呂雉幾移劉祚唐盛而武曌
已伏宮中隨文之富贍而逆廣能傾之明祖之經綸
而驕子盡廢之求其一王首出賢聖相承六七傳未
有已如我朝之久者何有哉我儀圖之前此其惟趙宋乎讀史

者至北宋之隆其庶乎可無憾矣殊不知敬而羨之
益重而惜之惜其以古今未有之業聖君賢相之多
因循苟完而終至於淪胥以敗私心譏撥轉不能無
遺憾也曷言之國家患無賢君耳患無賢相耳天下
如人身然君元氣也相良醫也元氣無恙而血脉不
強醫者能相病製方以調養之雖屢易方可也未有
執家傳古方死守而不變者宋之病患積弱耳患繫
費冗員耳宋初以趙普為阿衡自意以論語治天下
而不知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
郊天王者歲事也而以為大慶賞賚不貲轉因費而
常廢郊何其不敬事不節用也親畫先帝遺約之諾
而旋創先帝已誤之論使其君有骨肉之憾何其無
信不愛人也 不爭之生前而歎之身後既背太后復
負先帝而自為固寵之謀普之奸浮於蔡足庸醫之
舊方尚可守乎治國首重治賦杯酒解兵修文偃武
開科取士重道崇儒是也而雁門一出遂棄幽并不
知急選將材設重鎮徒以樞密文臣中制以封樞庫
財為粉飾祥符之用而不以備邊甯納歲幣此積弱
之病源也一科進士多至七百人更有制科宏才任
子八行特奏諸日初以中原兵戈日久藉此駢獲斯

民繼世遂奉為常典取士濫則雜職多此煩冗之病
源也諸病人所共知當國家無事聖君賢相翻然改
圖漸興漸草不十年赫然中興將十世賴之雖與金
元可也無如積疾日深而害不常見有司者隨事攝
措補苴時過則已舉朝痛癢不聞則各循故事而已
縱遇扁鵲誰信其久將不救幸安忘危亘古如斯迨
神宗立英果剛斷志在振興大有為之至矣迨安石
老其才而用之慎疾之至矣不知安石行偽而聖學
非而博受管仲之專任曾衛鞅之不如若鹵莽粗工
不察病根但求速效妄以重劑治其標將祖宗百年
培養之基一泄而盡之安石嘗爭曰諸君生不讀書
耳惜清獻之以謾辭抵之也若直折之曰君讀書必
讀易矣不知益之損下益上為否損之損上益下為
泰乎貧之病渙也渙受之以節於上則傾否而
反乎益草故而鼎新順天而行剝無不復也今不草
故而剝下以為新法是以鼎為草非草鼎之義而鼎
草之象矣君敢執其咎乎吾謂安石雖懷必廢然返
也迨新法行賢人逐小人進大往小來之否應矣溫
公草之郡奸紹述而黨禍起徽宗繼之元氣隨竭而
宗亡矣嗟乎安石何足憾吾憾前此賢相之多不能

草乃留以待安石服之也康王立中原人心未去名將雲興若專任將不中制尚有恢復之望乃既棄李綱復以妄誕之張浚節制諸將一蹶不振而和議成矣史臣美其名曰中興不知宋之中興當在神宗之時安石非其人耳苟延殘局而慶中興爭和議謀恢復皆愚忠愚孝也吾故曰草鼎之運即中興之運天道至此當草子孫草之則復與子孫不能草而後他人草而鼎之也聞之范文正公曰人生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公以良相為良醫矣將無亦有遺憾也夫

蘭亭序記

余家藏古帖甚少蘭亭序僅得三本其一道光戊申榻之太學即定武玉石也按宋桑世昌蘭亭考十二卷源流具備流祐時吳山俞松又加續考益無遺義自南北朝諸賢審定皆以定州為最是矣惟定武得石之由尚多歧說或謂唐文皇初得此序命湯普微等榻賜梁公元齡以下八人普微竊出在外故人間已多傳刻皆非善本或謂榻書以賜諸王歐陽虞褚諸賢並司摹仿惟歐陽一本最逼真自以玉石刻之藏之宮中石晉時遼主德光載之北道死棄之中山

殺虎林卽玉石本也至定武之石或謂定州李學究得之中山韓魏公帥定州求之遂埋之土後子孫負責宋景文帥定州以官錢代償取石藏之府署薛向帥定求者衆惡打碑聲別刻置之門是有二石矣後其子紹彭取原石歸長安別刻石易之剝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為別或曰宋公在定有舉子攜此石來死營妓家何水清取以獻宋然則非李氏物是有三定武矣南宋何以遂無之或曰薛向自得之殺虎林宋自得之何以不取而歸之官似過廉向自取之殺虎林則已物也不必別刻以易若官物而私之是縱子盜官物則已貪傳聞之異皆見之名家帖跋何也惟紹興間錢及之書俞松家蘭亭云常聞之工部外郎薛伯常曰蘭亭自唐太宗刊之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武為貴伯常父道祖世以米薛名考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刊一本易民間太宗本以歸自此天下以長安薛氏本為貴道祖又留刊一石在使守留刊一名在樞門計之民間所易者凡三本皆經道祖手元用太宗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民間石南渡尚在亦不甚秘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間不能逃也此石

道祖死後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取歸汴京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燕人載歸沙漠云云觀此則前說皆得之傳聞也此本正口外取歸者與岐陽石鼓皆置太學余親見之榻之歸第十四行末攸字傍有小僧字與黃伯思法帖刊誤之說正合可知中國聖王精神所寓終不淪沒於沙漠云

此本在金華東陽蘭亭考所載婺女本也婺女本有三一云自南澗家未詳其說一本云褚遂良貞觀八年所模序首無永字雖古而未盡善也惟此本在倅廳自十二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後自裂五行詢之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裂時榻本庶幾定武典型也按此榻本裂為四塊又更七八百年宜其如此十四行攸字已闕傍尚存僧字之半知為定武玉石重刊之善者雖久榻鋒銛已損精神益然未渝在今日猶為碩果得輿也但未考何時落東陽耳屢易滄桑而不離婺女幸於定武多矣南宋已失定武天下尚存石六十餘種推此為長今玉石無恙故以次之

此石今在東陽何氏世擅摹榻之利別刊其遠祖名士英者正統時總漕揚州得此石於白塔寺井

中僅缺一角匣而獻之朝以清官故即以賜之自
為記諱囑子孫慎守記中叙定武石靖康之變宗
留守載之揚州金寇來康王使內侍沈之井後向
子固帥揚州密旨使求之未獲今寺僧澹井得此或
即定武本云云又刊翰林修撰張元忭叙則自蘭
亭作叙至定武石入宣和殿源流種種訛謬不堪
枚舉似道聽耳食者而二篇皆不言石斷裂則似
完物矣今此帖斷裂處與宋桑氏蘭亭考中之婺
州女木斷裂悉符豈何公道嗚呼而子孫不知寶
貴聽其碎壞耶吾因記僅言缺一角不言斷裂不
能無疑而叙文之訛如是恐此二篇文字特以世人
尊定武故以此為真本耀俗人耳目耳真本與岐陽
石鼓並載往北書有明文且言宋使往訪問及之云
在中京且常榻之以遺宋使今與石鼓同歸則太
學本為原物無疑也故此本直以婺州倅廳裂石當
之何氏子蓋不知此本亦定武別本之佳者識者自
知之不待為渾沌書眉也若後文字為之張呈則
如賈人之招帖陋矣三百七十五

此本首有小字題云唐摹蘭亭實唐臨本也觀其形
勢酷肖肥瘦不拘而筆法神氣全得蘭亭之妙非名

手不能非褚河南亦不似也吾直以初臨 斷之嘗
見寶晉齋褚公黃素臨本題云雖臨王帖全是褚法
其狀若茗、奇峰之峻英、穠秀之華翻、自得如
飛舉之仙爽、孤鶩如逸群之鶴贊嘆百言未已惟
此本差足以當之余雖未見黃素原跡豈世間臨本
更有加於茲者歟帖首有米氏名印或即黃素本八
石未可知也如海嶽言當推此為首席但玉石在前
言下已落第二故列於後帖末特題名乃閩福清人
北宋侍郎家純白公外舅永嘉郡夫人之父也外有
趙臨蘭亭十三跋者亦大佳多趙本色姑拓諸背二言

同治十年歲辛未太沖老人手裝并記

溫州

重校夏氏詩說序

漁樵野說吾鄉逸民夏氏為毛詩詳說之也漢初言
詩者四家申公先達故魯詩先立學官韓固生韓嬰
繼出異流同源並行於世唯毛氏階緒西河顯最遲
而行益遠三家漸以衰息加以鄭箋孔義辨證精詳
毛詩蓋無遺說矣是以魏晉以還儒者咸尊經學於
易書孔傳群議紛煩獨於詩未聞歧義宋儒興獨尊
德性指心為師期以理道求一貫遂迅掃漢唐舊疏
詩經始有朱子章句自後取士者奉為功令而毛詩
亦衰矣不知詩序不可廢也禮經古今典制殊詩無

無與於後世辨者凡說聚訟朱子不無廓清之功惟

詩性情無端言多寄託與感毛公謹守師承明作師

之母邪使人毋以辭惑此詩之體貞也原情闡義卜

子夏之言詩也若韓詩外傳斷章取義藉中已說則

詩之用廣也觸類旁通端木氏之言詩也朱子削之

望文生義多以詞害意者宜乎不厭人心也夏子前

朝遺老名附乙科因世難未平隱居不任自號逸民

不欲以儒自居故仿蘇公託之漁樵其說原本正義

閒存朱說各遷其是而於詩人志意之幽深情趣之

之超妙無不曲搜旁討略跡傳神故於二南國風尤

得風人之旨清言雋辯匡鼎解頤殆如斯乎篇中博

採諸家逸說而同時陳卧子獨多殆有同志抑嘗就

正者歟先生當日禦寇靖難保全鄉里遺德在人余

久儀其人今儀百餘年矣子姓氏微手澤無存此書

余子用霖迎偶見於他氏剝蝕幾乎沉沒余幸得而

讀之間有繫冗費說不揣固陋僭為刪節以成完璧

俟有力者助之刊行俾知永嘉之學後起尚有人焉

不惟下邑之光也已同治十年辛未四月鄉後學林

太冲父謹序

不始不後... 學... 讀書... 卷...

讀書難

道貴純而忌駁學貴專而忌雜言貴當而忌繁學求
明道而已不讀書則孤陋寡聞多讀書則旁歧百說
後世學子每以無書不讀為貴此皆不知讀書之難
者也今夫讀書如交友也擇名師益友以廣吾學而
已非以多為貴也若務廣文為名必有非同道者濫
廁其間於學反受其累自秦政焚書漢人始求遺書
而百種偽籍並出吾謂秦所焚非必三代典籍也多
戰國時百家諸子之私說耳古聖人開物成務有制
作而不著書易象文言繫易辭經三聖人別無遺文

見

所謂述而不作也。今易書詩春秋傳尚存，所焚果何書也？自偽籍出而書始多，每假託賢才著作，淡齋藏書約姚思源偽書考辨之詳矣。而猶未盡也。先儒皆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以今考之，殊不然。夏祚已移，何以有允征之文？此羿之史入之也。周統未危，何嘗有金縢之冊？此野史託傳後入之也。秦穆僻在西戎，不通中國，未得天下，秦誓自在諸侯之籍，何緣遂繼周書？此秦滅周後附入也。詩國風可刪者，多何以並存而獨刪？唐棣素以為絢，春秋時晉齊皆有直筆，而魯反多諱辭，可知聖人但述舊史，未嘗筆削亦無心褒貶也。左傳必信史矣，畢萬封魏，偶耳何以傳會文義，預知後世之必大，此魏斯得國時增入也。敬仲妻齊亦常耳，何以預知八世之莫與京，此田和代齊時增入也。無惑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蕭何取秦故籍藏秘府，至成帝時劉歆校書，見周禮疑為周公之作，此一人之肌說耳。後尊之為經，遂不敢言其偽。至惇理不通，反誣為歆莽所纂。夫文武之政布在布策，東周時具在，周公何敢改文武之政？果周公制作宗國必行之矣，豈孔子從周而獨未聞乃漢末儒者遂註之，疏之傳會而強解之，遂致

偽每以書出先後為斷不衷諸理終是考據虛言如
駁孝經子貢詩傳申公魯詩說為偽書予則但求其
是而已尚書何問古今文戴記百篇何知出處吾擇
而讀之呂覽造作月令意義麤淺何可以廁經吾寔
讀大戴之夏小正也檀弓儒行樂記中所載孔子事
吾信之孔子家語雖孔氏子孫所記吾甯舍旃司馬
微蘇之文吾讀之惟其人是也王安石文雖工吾姑
舍是孝經雖偽吾讀之馬融忠經則非其人矣子貢
詩傳魯詩說即假託吾讀之朱子說詩則非所長矣
讀書心欲虛而識欲定以孔子為主其庶幾知難矣
乎雖然難又有不在書者子弟生而聰穎家有藏書
長而多聞多識非易事矣若但撮拾陳言為詩文富
麗弋取科名之用而性情氣質如故行止才識如故
不能治己不可治人仍與鄉里市井庸俗子無異吾
謂與其坐成廢人曾不若耕耘樵牧一藝之長日有
所進亦可以仰事俯畜不愧為安分良民也讀書人
若皆如此是豈乃祖若父忍貧購書之初志也哉

十二與徐菴生論樂書
前承教琴譜指法雖老不敢傳而不習近蒙示以前
賢雜錄諸說皆出唐宋以下知古樂難通亦無如之
何矣顧愚見以為樂終以聲為主惟有從俗樂入門
由流溯源或有解悟之日子與魯太師言但以意揣
其節奏與賓牟賈言但言樂舞象功德之理蓋是時
音尚正耳今則詩頌僅存吾輩童而習之何從揣其
聲律哉亦曰字之四聲即其音之清濁其句末之有
韻即五音之律而已非俗樂不能存聲律聲律尚在
樂未為盡亡也今樂所排律呂一遵三代遺規每月

中氣無差其自黃鐘漸入清律至己月入上聲而至
午月別用勾字未月獨用尺字按籥孔七聲以次漸
高上尺子相連上與尺中間並無別聲今上尺清濁
同一宮而其間別與勾字寔屬難解故文獻通考以
為濁尺字而近人任兆麟以為勾字之譌即高上聲
刻入蕭譜考伶倫造律之原本於聖之耳力截蕭以
寫之陰陰各六筩各六孔孔各一聲合筩中之聲而
七輕重吹之一清一濁得十四聲則越六而七即歸
本宮律呂氣數不能循環相生矣乃一歲中氣祇有
十二位不能以七聲清濁分為十四故截長三分之
一以補短增短三分之一以還長於是宮生徵以
徵生商以商生羽以羽生角而五行以周至於角生
變宮變宮生變徵則已移宮換徵矣大抵清太濁則
啞太清則亢黃鐘之清濁為一位當是以清含濁中
呂林鐘之清濁一位當是以濁含清古樂和祇宜如
是雜實在上尺之間或俗樂所謂半聲故可借為上
亦可借為尺而別為勾數後世新聲取其悅耳其用
律必高故今洞簫箏中極低一聲較琴高高三律是
亦用中呂為中即唐人之道調也再輕重吹之加入
勾字無不繁靡悅耳况又助之以琵琶橫笛哉况七

聲之有正變即分宮之定規如小工必缺乙凡蓋合
四二濁相連上尺工三清相連乙凡在清濁之間缺
之以清闕界則清濁進退成文間者即知為小工調
換他宮則二變不在乙凡亦必缺之以歸一律故吹
簫篳者必閉二孔以清其闕界也惟花調欲人悅耳
必故犯之調惟小工二變恰在清濁之間竅平正矣
而俗調無不犯者如彈詞之叨叨令九轉貨郎兒用
小工調在曲中為竅和雅矣而亦故犯乙凡他尚可
問乎故惟琴用中呂七絃十二徽全不犯二變可千
古遵守也考北史魏人議樂未成周文蘇綽極好古
仿行周禮其樂用黃鐘一均隨受禪仍用之牛音章
議每月各用本律而鄭譚小人非知音者定樂訖無
成功文帝以為不如仍舊至隋煬造為新聲老樂工
聞之以為宮聲往而不返知其必亡豈唐俗燕樂之
濫觴歟唐明皇號為知音教坊多所更定而天寶盛
行霓裳羽衣終有兩霖鈴之悔可知唐調亦非正聲
北宋諸儒以累黍更定鐘律備極精嚴而老樂上以為
尚差一律礙於歌喉用時仍循舊律而諸儒亦無覺
察更正者然則樂工所用即中管之制出唐教坊故
高一律也所示樂律歌云：尚有難解處其每月分

宮不差所云中呂本宮為無射徵是矣而曰俗名黃鐘正徵或即中管差一律之故與其蕤賓本宮姑洗商是矣而俗名中管雙調豈即蕤賓句字可為上可為尺故曰雙調歟林鐘本宮夾鐘角是矣而俗名中呂角豈可以半聲為商而遂以尺聲為角欤七月夷則本宮而曰南呂商中氣無逆行之理當是字謫其曰俗名中管商角彼以蕤賓為中管商是矣何以角徵至無射宮而名黃鐘蓋中管吹凡字恰得黃鐘音也而應鐘為姑洗徵而曰中呂正徵黃鐘為夷則角而用仙呂角皆中管高一字之驗致自亂其例與蕤賓元定以聲配律無訛而蕤賓亦用句字總屬添出一字夾鐘亦用五字而以緊五別之是兼用中管矣至謂變徵為陰陽易位故謂之變：宮為七聲所不及故閏為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為角愚以為音祇有五以配五行變者如變風變雅之謂示人以勿用自不宜犯故皇古造琴祇五弦而已足後世加二絃亦祇得五聲二變之用自在換宮之後非遽廢之也後世音既繁靡後增種：俗例以文之此正亂雅樂之謬種耳然今之詞曲猶本律呂自遠勝已人下里故文人亦不廢松風閣譜以琴寫之無犯變音是援俗入

雅可也若任兆麟簫譜載有舊傳無射清商闕雅
譜謬為拗折全無雅音且犯變徵并犯變宮是援雅
入俗矣至卷末所刻填詞二調截句三章不分句讀
不顧韻腳統以隔八相生法依次排聲不問正變不
歸律呂是全不知律呂人無識妄作尤為荒謬矣程
氏譜有填詞三十首內有宮音水調歌頭余以東坡
明月詞歌之前以改本就正嫵手法未順今復更定
矣又舊作意難忘殘菊詞程譜有側蜀徵音余換仲
呂甚合又和尤西臺滿江紅余以中呂羽寫之和馮
延巳三顧詞以角音寫之又病中欵枕以羽音默寫
木蘭詩為孝女操至八月曾孫允愷生有感夢應因
製麟趾詩譜以誌喜皆師心杜撰無聊時歌以自娛
鶚前觀閣下自度曲刊入琴譜為後人式閣下如子
夏篤信謹守既精琴理愈加謙退鶚則平日心粗膽
大好為苟難老年孤處惟賴琴為伴侶所習曲太少
舉手即了而自歌自彈反可適情解悶故時有妄作
鄙意以為妄作琴調即使陋劣其過微亦孟子
雖不得魚無後災者惜山中無知音不過顧曲
閣下聞之當知其尸居待盡不復求進境矣

徐氏琴譜跋

永嘉徐蒞生文學余四十年前舊相識也自同治乙丑久寓郡城始獲締交益其為人蒞生別無嗜始好獨沉酣於琴得正傳於馮解元蔚霞先生轉以授其孫蘭笙茂才二人品同道合益相得也暇時造訪得聆雅奏聞蒞生琴者如登太華側耳石室天籟又如髯蘇夜探石鐘山令人神聳聞蘭笙琴者如坐黃鶴樓酌酒忽風送鸚鵡洲漁唱令人神清意遠一則德性堅凝一則天懷清曠始信琴為心聲無不如其人者余性好音徐少年得見蔚霞未遑從學今老矣乃

蒙二君許授指法並示此乎編敢不奮乎此編集諸
譜之長詳加考定以存正聲乃其用意尤在平沙一
曲失真已久特著此書以存焉先生廣陵散此志千
載不朽吾特惜徐君得心應手之妙親炙者且不能
得終非譜所能盡傳也丙寅春中跋於中山之大雅
堂時年七十有四

五又真傳... 文選卷四十九... 補遺...

林生廷秀傳... 文選卷四十九... 補遺...

林生廷秀傳

林生廷秀者字漢池蘭溪人也祖籍福建漳州為唐
九牧裔先世以富賈僑居蘭溪至廷秀好詩言以鉅
貲購板籍設書肆名於兩浙歲乙卯余銓蘭溪學官
始訂交焉生個儻好義孝友睦族輯家乘修祠廟皆
賴之縣有天后鄉祠為閩商會餘生主盟焉性剛方
有膽略先是道光末年粵寇起咸豐二年踰嶺蹂湖
廣下江南陷安慶據江甯外掠各道生以急公按職
布政司理余初履任日適蘭溪聞警戒嚴即奉府劄
委辦民團時杭州所募台勇方為民患蘭則前亦募

勇歲費萬金全盡散矣余仿廣西民團法但土著守
望相助刊布章程集紳士僉議城鄉分團生與唐君
茂革等議鄉團統於社廟聞警同社畢至城團十坊
民各為一團市肆同業各為一團平時輪值巡警有
急諸團畢集議成已舉行矣邑令密雲路忌余讒於
太守乞下劄城團分歸縣令民面從心弗與也未幾
賊至河口白勇六百餘為賊先聲自玉山常山龍游
西安一路搶掠龍游西安民聚與敵乃奪舟下泊隔
岸城團聞警齊出擒五十八人送縣密令不敢辨幕
友議加責縱之民團大譁生與諸紳士始請余出矣

語令曰民團本余與紳士議也請交十坊民自殺之
他日有處分我獨當功則歸縣乃錄草供殺諸江岸
餘賊驚遁是役也生與郭生功為多自是杭城台勇
亦戢官兵過蘭谿獨不敢擾賊聞忌之呼為燈籠會
蓋聞警夜出則城鄉兩岸萬燈齊集也八年賊入衢
州陷處州溫處道俞公檄予歸守原籍余告休旋里
是秋賊入西鄉檀村生與樊屏蔡承祖等與賊戰於
壽昌界前隊深入遇伏死鬥殺賊五百餘人民死者
亦二百餘賊至諸葛村見闕無人聲而家_亦蒸餅方
熟疑而急遁生倡捐建彰義祠慰死者民志益定十

年賊由嚴郡窺蘭生親與羅公名品莊者潛入近賊營處審察形勢謀合剿賊。覺從壽昌遁去十一年賊由壽昌攻長嶺小范領等處生與唐郭諸人日在練局撥勇運糧自二月至四月連日接仗互有死傷大股賊由龍游湯谿分道下據金華分攻蘭溪勢方危急有統帶客勇張玉梁者素通賊先日詭云來援借火藥去四月二十三日賊大隊直下力不支遂陷生戰死後官塘舉人唐茂莘庠生郭灝死於城隍廟練局同治三年左撫軍彙奏各與恤典生加知州銜

世襲雲騎尉

林鷲曰吾浙民俗惟金處二郡最厚而分治苟簡多無城郭失設險保民之道近年軍政廢弛官箴毀墮民益無恃矣而猶有毀家獻楨終以身殉者非賢者所難歟蘭溪以抗賊故受創特深世家盡破遺黎僅存然諸賢皆有後人亦天所以報也生有子鯤梅山孫德懷德峻鯤先中副榜食貧好學殆有復興者

唐翼文先生傳

唐君翼文名栢蘭谿人吾友也自幼器識如成人讀書攻苦弱血冠得嘔血疾父教諭和齋先生官於外祖西井公命舍舉業治家事然暇則博覽未嘗息手錄成性類多精義格言故一生敦行師古跬步必謹言笑無妄性誠孝母鄭太淑人嘗疾侍藥衣不解帶四閱月致患喉癰不顧及喉腫暈厥人始知之愛諸弟惟均昂之勤業不使涉外事其仲辛齊茂莘早列乙科三根石壬森成進士館選舉御史歷給諫通政司副今為宗人府丞以時多故翼文常毅之敢言故

多所忤辛齋二子皆舉於鄉及余司訓蘭溪其幼弟
本及子志恒亦補弟子員矣其家皆推功於君焉女
兄弟貧寡無依畜之家教養孤甥若子長成婚有日
矣而殤母痛欲死多方曲慰為捐納冠帶厚斂莫許
為立後始安尤篤本源先世明少保文襄公祠產薄
歲事費蝕君力為籌畫乃常充裕遠祖近宗有墓可
考者必親詣修展戚族中有年幼失業者為之延師
孤苦者為之婚娶蘭邑歲歉力不能博濟君念舊戚
貧佃多在東鄉每日擔錢親入山村酌給澶安乞有
以同宗來告急者亦載米賑之可謂仁之方也已君
自奉儉素遇有燕賀纓冠布衣徒步往接人藹如恭
必中禮矜不戾俗晚益謙謹以故邑之人無智愚賢
不肖咸推翼文為鄉祭酒焉初余在太學先交根石
根石時為庶常及出京將往粵西道蘭溪根石託相
墓地日與翼文賚糧入山久始得之與兄弟談心莫
逆深悉其為人及余赴任蘭溪已戒嚴隨奉檄督民
團殺台匪之假勇流劫者自是兵勇過蘭無敢肆賊
聞憚之安堵者六七年實翼文使弟辛齋倡之也余
告休後三年金華全陷客兵逼賊者張玉梁先日來
蘭借火藥去賊至不能支辛齋死之紳士免者寥寥

數人皆遠避外郡者也惟翼文攜所錄書及陳文恭
五種遺規呂氏呻吟語出避東鄉賊至書失去轉徙
北鄉所至人爭邀之壽六十有三以疾善終賊至大
雨水驟長隔河不能渡竟喪殮成禮賊平歸葬所攜
書亦次第復得室雖燬家人皆無恙謂非天祐善人
歟翼文初隸名太學後弟根石誥贈二代並貤討兄
為中議大夫如其官

林鷲曰吾浙士風之厚素推婺括二郡就予所見古
道君子多矣而心尤敬服者二人於金華得金鱣魚
於蘭谿得唐翼文樂魚名濠金華布衣能詩工書善
畫讀書力行貧而樂道郡之人知與不知莫不敬慕
感嘆如出一口也則翼文則富而好禮邑之人知與
不知莫不敬慕感嘆如出一口也聞之道光時舉孝
廉方正科金科華公舉此二人金力辭不受撫軍聞
之曰此真孝廉方正矣檄府縣官勸駕逼之上道親
送之省金礼冠緼袍見長揖面辭責其何以不跪曰
民無罪也撫軍不能屈唐則聞則之黷然擊蹙曰古
有自孝之人子乎吾挾重貲治生產可謂廉乎是徒
欲以此名愧我也官紳敦勸亦終不能屈自是二邑
遂無舉是科者二人者吾皆得而友之亦人生一大

幸也夫

始族兄豫村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兆雷字震甫一字豫村秦順仕陽林氏曾祖
高配登仕郎祖諱植芳登仕郎贈徵仕郎父諱起
顯修職郎晉贈徵仕郎詹事府主簿先生少孤孝養
寡母敬兄若師天性仁厚質直好義勤學力行兄若
弟白首同居未嘗營利積漸廣增糧田甲一邑敦本
追遠萬舊必哀於禮凡菁祠墓脩諸賸增祀廬不惜
重貲以至遠近循道津梁公家樂輸皆仰賴焉聞義
聲來者無奢望莫不如願而與兄孚村先生純行為
鄉里敬服每以田過多為戒孚村既沒時事日非四

始族兄豫村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兆雷字震甫一字豫村秦順仕陽林氏曾祖
高配登仕郎祖諱植芳登仕郎贈徵仕郎父諱起
顯修職郎晉贈徵仕郎詹事府主簿先生少孤孝養
寡母敬兄若師天性仁厚質直好義勤學力行兄若
弟白首同居未嘗營利積漸廣增糧田甲一邑敦本
追遠萬舊必哀於禮凡菁祠墓脩諸賸增祀廬不惜
重貲以至遠近循道津梁公家樂輸皆仰賴焉聞義
聲來者無奢望莫不如願而與兄孚村先生純行為
鄉里敬服每以田過多為戒孚村既沒時事日非四

方仰食者愈廣歲凶其家未值時平里鄰需索過多
挹注取贏藉為利市先生優容之曰吾惟多積粟使
各飽而已乃拓阡陌廣室宇始為諸姪析屋業亦滋
大馬生平樂善愛人以德晚益諄、編集格言善書
刊布習方書歲蓄藥草施貧者自入邑庠不廢舉業
貢成均以輸軍餉議叙詹事府主簿封贈二代娶胡
氏早卒遺室陶氏繼娶金氏生子四長滋階邑庠生
次炳彰例貢生次錦津次錦濟女四長適庠生董某
次適某、孫四人先生生於乾隆五十年九月初八
日以同治七年四月初十日考終年八十有四德可
謂全歸也已先是於雅陽某山自營生塋以七年某
月日安厝鶚以同宗舊好為之僭系以銘、曰

庸德之行 聖所尊兮 宗賢之契 古所敦兮

君子曰終 天奪吾昆兮 將無雅陽之墟

實符坤厚 天鑒迺德 益培迺靈根兮

分母求多說

記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母求勝分母求多
至哉言乎分其禮之體乎天叙有典叙斯分乎天秩
有禮秩斯分乎忠孝名節完斯分乎禮義廉恥維斯
分乎然則禮達而分定寔則分定而禮達也人一耳
而有分有百五倫之序尊卑之等官司之職四民之業
各有分也各安其分則父、子、君、臣、親、長
長士、民、而天下舉安矣分而求多上行下效寔
為風俗則反是而亂萌人皆謂亂世之兆由法敝政
弛人滿物勞文恬武嬉弱怨強激而奸民伺讐流毒

海內也不知皆人心不安分之一念基之也今天下雖不靖乎吾所見深山僻壤猶有古風其民不知書而循々乎知有父子兄弟夫婦也知有親長賓主也富知儉樸積財以分人貧知勞力營生以續世也無他安分而已城市則不然都通大邑繁富之區則大異是見人肉食則疏食不安矣見人羅綺則韋布不安矣見人冠帶則白民不安矣官奴之氣體起居務儕其主胥役之飲食衣服務稱其官賤童貧女之身勉求金玉錦繡流無清濁人人官樣家無貧富事々張皇民窮財盡則欺詐攘竊邪淫無恥之事益以多無他不安分而已其不安分也求多而已此其樊豈在惟傷財壞俗云爾哉人忘其分各求其多求之不得肆為劫斂愈肆則土寇流賊矣故吾嘗謂今之世人人皆有盜心而不自知者此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安者平也人々安則太平也人心不平劫運未已有遲速幸不幸耳有心者深慮之矣古人有言亂之生也惟禮可以已之至哉言乎分其禮之體乎

癡賦

九能才子兩代文雄遙々堂漢胄堂々姓冀委蛇濁
世貪戀祇瞥滄桑其如電仍車騎之猶龍羗南轅而
東出尋前朝之故踪方擬畫錦之韓相而忽逢名夜
之徐公乃下輿長揖曰弟々得非東癡先生乎何若
斯之壽而猶疇昔之窮乎癡翁曰吾性頑如石躬直
如矢靈蠢雜操通此塞彼遠見千里或蔽尺咫明於
謀人昧於謀己生當未運命乖身若三堂交仇五倫
何恃鴉毀其室虫蠹其髓百事勉完一貧如洗拙不
善賈傲之不可仕鼎食無望飯糗而音然猶有真

子孫曾百指白首健存老而不死是亦天之厯其角
而與之齒也窮何傷乎龔子曰養生之資智士所急
籌也有生之樂人情所共謀也老大山東驥足海岱
龍頭奮胸納海摘月為脍囊包七略旁獵九流彘鼎
圖書真贗曲搜靡古不汲無元不鈎以此名馳京洛
平揖諸侯朝下陳蕃之榻公登元龍之樓今胡裏足
不前自貽塵甑之憂乎僕雖不肖亦有高閑廣壘百
堵千牖夏冬裘庖溢珍差君擁千鐘出御八驕丈
其能從我游乎癡翁曰吾聞田父不以駿馬而易犍
牛老漁不受畫舫而舍破舟下士之義不慕趙倡而
棄宿瘤匹婦之潔不悅王孫而背黔婁况某已退之
陳人也早已宜銘止止亭署休休春營南畝秋穫西
疇今忽老悖而依劉是既樹龐公之粟而復分孟德
之賊也龔子曰然溫濟門之笄誠不如獨嘯之巧也
彈馮生之缺誠不若家食之飽也然而貴賤異勢勞
逸殊情士庶分途秀頑判名方今聖王首出皇路清
平道崇東魯學婉西京老丈負通儒之望具師表之
型何如擁鼻比而坐講藉薄祿以代耕去泥塗之汚
辱收稽古之晚榮豈不聞孔子賤樊遲之稼圃而喜
言游之武城哉丈如有志僕一舉手之勞力能致之

崇朝之間請嘗試之癡翁曰折腰 米老夫之所棄
也夜行不休保生之大忌也吾愛吾廬無煩楚人甚
矣龔子啞然笑曰固哉叟也吾聞聖人不絕俗而倍
時通士不立異以銜奇蟬抱枯而槁死且甘帶以長
肥丈之窮非命固其宜也且吾聞丈居山之涯澗之
湄野屋數楹霧塵風欺無三公徑無鞫一蘿粟不盈
倉酒不滿瓶草根粗糲半飽半飢情不負犁奴不牧
犛終日一編嘔喻啞啞遂使儻然下口徒恃僂僂一
兒不能父而子始驕不能夫而妻常訾失清高而家
風先替薄勢利而孫謀益非居與虫氓處生趣何有
出與徂徠群老懷可知而猶傲公卿而弗事取微官
而不為癡其無迥太癡夫癡翁聞之不媿不怒若舍
若吐翹首望天昂然不顧緼緼袍草屨曳杖而去

溫

蘭馨 鳧翁癯龕誌

鳧翁淮種也。頌大雄偉。淮產皆然。而翁尤異。朱衣黝尾。長袴掩趺。絳幘高廣三寸。胡下垂四寸。有奇徐行。行于兩湖左右。撥蕩赤若丹砂。威儀堂。若便將然。故不喜門。而亦無敢與門。必寅夜先鳴。率下以信。每食呼群。仁讓不先飽。真能備五德者。歟。初。余官蘭谿。見翁於王氏。以錢三百聘之。歸已重百有九十餘銖。蓋生二年矣。明年戊午三月。流寇薄衢州。城予子用霖來署。迎其母。其母不忍棄。舊攜之。旋里時。處州已陷。中道阻。兵用霖由間道步行。往返千餘里。徧歷迂

險過靈雨村舍乞糧備極艱苦矣因念此鳧翁者曾
共患難寘祭不忍用家人愛之呼為蘭翁養之至今
七年大雪寒凍誤墜水以死時同治甲子正月十九
日也可惜哉先是有雌偕來病死別埋今特為龕瘞
翁於六一書窠之南垣以制朱雀焉誌諸甑並繫之
銘曰

繫汝淮種

生越窠

好材儒行

託官學

避劫歸田

同安樂

禽壽九齡

命匪薄

胡為棄主

先沈壑

羽族風化

塚高阜

倚汝風德

繫朱雀

梅嗟鳳兮

宜知足

灑水之旁

白骨皓

不如鳧翁

返完璞

溫州

清明展墓文

維年月日不孝男 率 拜奠於 。

墓前曰嗚呼吾考妣安魄于斯更四十寒暑矣邈矣

音容永不可睹地老天荒惟茲坏土惟兒無壯弗克

承緒家雖墓廬人恒羈旅春秋霜露皆旦風雨空有

眷思感愧奚補日征月邁歲不我與憚兒弱婦頭白

如許壯不克家哀年困苦豈無子孫蚩停愚魯禮法

難施家風日竊昔媿為兒今慚作祖歆泪吞聲生將

誰語不如速死相從地下稽首壘汗泣陳蓮蓋惟祈

默相發厥聾瞽尚享

謝世後無聲響尚書

謝世後不呼名

謝世後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

謝世後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字不呼號不呼諱不呼氏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不呼名不呼姓

家登普秀才惺齋記弁言

惺齋者何平陽林生登普之別字也別字曷記爾蓋

感閩林太史汝舟言葉烟而作也太史為官傳文忠

公子世為侯官林氏吾家在宗為平陽林氏與閩林

同祖通譜登普居平陽其別支耳猶憶少時侯官林

蓼懷先生軒開官秦順與余舅氏眉伯先生進士同

榜余時與董小霞明經以書院試受知於蓼懷先生

余始叙譜係小霞遂受業焉且為介於文忠亦受業

焉時公撫江蘇小霞自蘇歸蒙公寄言獎勵余心感

之未獲見公亦不知公於何處見余文也後英夷難

之未獲見公亦不知公於何處見余文也後英夷難

起公以讒戍邊太史乞假從父居邊界以通饋餉者
數年忠孝聞天下余時有孤臣詩懷公迨公復起用
余因有與族人夜話詩道光庚戌粵始用兵余由京
赴粵西道江南聞
朝廷起公為經略大臣余有渡揚子江詩則喜此行
之或得見公也及至杭聞公力疾赴軍旋有孔明五
丈原之痛余深悼焉有悲孤臣詩哭公諸作皆刊望
山卅堂集中及余官蘭溪太史自備糧率勇赴江南
助勦粵寇過浙江一路紀律精嚴饋遺不受吾深幸
公家繼起有人此記中所書太史却烟語即是年事
也蓋登普初亦吸烟適客蘇；某官以同鄉宴太史
登普與馬闈俗食後必設烟太史却之且以太義痛
責鄉人登普感其言戒焉故自號惺齋宜乎其記之
也嗟乎烏烟之毒奸夷所以蝨中國也側聞初禁烟
時奏中有不獨耗中國之財將來并兵亦不可用等

語

先皇帝閱之愴然墮淚故命文忠公時
諭旨嚴切烟船之焚實出

中旨公把握甚定戰守皆勝豈有過誤與夷人畏公故生
事於江浙既而命將非人羣奸掣肘逼成和議遂至

於始不能辨繼不敢辨今則貪稅課且不欲辨矣此
我朝沈痛隱憂之最大者當此世途峻嶮之秋吾
輩食毛踐土苟有人心必將深惡痛絕之矣而况太
史公為文忠令子有不深憾此穢物者哉顧余亦深
惡此風素性忠直逢人忠告能受言屏棄者十不得
一而吾登普一聞太史言遂能深惡痛絕且別字以
記過雖由登普虛心克己亦可知忠孝之感人較深
已然余更有望焉記余弱冠寓郡域時士人染此習
者閩郡祇二十二人而平陽此風已盛遲此十年而
郡城日銷千金平陽更不可問矣可知此風自閩界

平陽
溫州

來故平陽受創較重江河日下伊於胡底故願登普
推一念之惺聞一善言即敦一善行則為佳士為賢
人固不待言更能推己及人嚴禁此於族尚告於友
朋漸漬默導以挽狂瀾於既倒於衰運不無少補此
則成已成物正學人分內事也吾老矣於後生格不
相入能無厚期於年富力強者乎

讀古句注疏及諸家說證以朱子全書始悟我

朝著為功令蓋不得已之深心也吾鄉史文璣先生嗜學彊識於書無所不窺四子精義尤肆研搜著四書管窺細意求是寔為新安功臣蓋宋元時學者已多歧亦不得已攘臂而爭者歟晚出外編二卷條記友朋問答以闡管窺餘義其間於天文地理及古今制度名物全擷漢唐之英然皆辨正之文不加箋釋竊謂考據之學後人書多自勝前人如顧亭林閻百詩朱竹垞諸儒輩出皆可跨過先行能謹遵宗學而重加訂正者惟閻張楊卷近則吾師咸鶴泉曾復齋二夫子耳前如胡氏炳文陳氏楹雖皆有功于新安而多見古書又非史氏敵也

四庫館惟登外編吾以管窺尤為切要因獲於客中借讀為幸故跋而歸之

溫

內子夏宜人七十壽觴辭

咸豐庚申歲余內子夏年六十有九將先余慶古稀
宜有文為之壽也時吾子用霖從政溫麻歛然於不
遑將母也乃憬然思乃皇然慕鬱為熱中妄占卷過
思乞靈於方伯選惠於郡君排蜂銜於桃隄聞蠶暑
於槐陰夫然後集三千之珠履儼七發之鴻文藉毛
義奉檄之喜慶陶母設悅之辰也余微窺其志曉之
曰無庸也蓋見夫熟官之壽親矣方其張錦肆筵朝
服罄折親前德色謬為容悅寶耗閭閻之脂膏又以
漉其餘血也又見夫勢紳之壽親者矣賓朋雜遝非

瑣：姻婭則絃：狐鼠也鼓樂許騰猶怨家之呻吟
而鬼域之鼓舞也且貴客之禱不俗則庸文士之辭
不俗則諛何如歸而謀諸婦一嚮之奉猶君羹之遺
一匕之供亦清官之餘我儒也雖老能文汝士也雖
吏能書盍自祝之而自娛之乎用霖乃乞休沐之假
修茱萸之歡具田家之雞黍加鶴俸之炮燔余老人
亦解顏焉乃酌內子而醕之曰卿其知今日之樂乎
憶卿之于歸也歲在庚午我尚蒙童卿猶嬌女我直
而愚卿慧而魯爾想內則之儀我昧齊家之矩失其
順之歡者兩易寒暑既而負笈武林卿亦歸寧父母
之恩召子婦俱返而子婦依然頑冥棄好合之日者
再換蜉蝣皇天不祐父母相繼病歿兩月之間心枯
血竭愚歟身殉方寸俱亂墜樓而厥復蘇絕粒而氣
不斷我時若死非卿終身之憾乎越歲二月杖而能
起如狂如癡病深入髓晝夜不瞑忽慟忽喜小祥而
後賴汝家饋以神藥漸瘳而不死我時若死僅一女
四齡耳卿其得有此子乎余拙於錢穀乃請季父合
爨而餐十八月間詒評不安我哭弟而心痛卿思女
而淚潛自時屢後卿始悔前日之非而知為婦之艱
時念姑恩而飲泣拊胸臆而長嘆矣洎是余始有志

四方幕游于祿託家友人弱妹依叔爾歸母家歲餉
以粟三年間文戰兩北家荒業蹙徒使祖屋售而債
空弱妹亡而影獨我命如斯卿若可知已自此賃屋
寄居筆耕而食子幼妻單離懷中愴每歸則相向訴
苦夜起徨々念四棺未葬中心慘傷則執手大慟卿
豈其忘乎既而竟得吉壤力不能購免勉經營竭貲
無留是冬遂無以卒歲余喜而忘餐卿亦安而不詬
也親塋既築攜家入山謀構享堂亦附居而安焉拮
据卒瘞惟爾共之為弟立嗣賴卿育之卿積勞成病
余泣別遠行不能兼顧也苦可言哉自是資空力竭

負債益貧祖母就養常錄無珍十餘年間余館於外
猶有吟誦之樂而遺爾以謀食之艱辛後每遇嘉饌
念及先人與爾皆舍箸而呻者此也自吾子入學即
理家政宿債漸清貧况亦定改三代凶葬修百年家
乘吾弟妹得安土卿家兩世大事亦竟焉子如斯
可謂令矣前卿四十壽詩所云不已驗乎吾詩有云
但願兩心
聖此石好將
青眼看兒曹余晚游京師從事西粵草一官名通
禁閨二代累封躬膺薦拔辭老歸田保身完節前卿
五十壽詩及七夕寄詩所云不皆驗乎疊前韻云夫
壻金邑無望
矣相期獨爰
衛入仙曹又嚴州七夕寄內有云但願白頭長守拙
卿能織布我牽牛

今日者夫榮子貴身健家成有孫能讀有田可耕凶
年不饑寇亂無驚歷百苦而淡覺有味經百折而慮
亦胥平今者不樂其無乃非人情乎若曰有缺是禡
心也夫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失著之難完達觀
可遣勃篋之未協雅量可涵已過之悲懼勿滯念僮
來之富貴無貪耐貧忘貧是賢妻平生所信知足常
足又老夫閱歷所諳且人世榮枯論目前耳後代興
衰孰能懸揣我無德而希全福既無是理我有德而
遂責償理亦難恃安知缺陷之端非天所以消吾戒
而延吾祉也哉我有里歌為卿侑之歌曰两个苦人
苦八九兮苦人苦心天不負兮歷盡艱難苦相守兮
子孫不多維其有兮室家不足完曰苟兮自養未豐
覺過厚兮七十非罕難得耦兮肴榼具陳酒盈寺兮
既醉既飽增長壽兮

溫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

晁文元先生七審贊

第一審妄念能息否

真牢內含 何勞慧劍 不長妄根

群魔乃斂

第二審外緣能簡否

擾非朝市 寂匪山林 簡以謝煩

恬然此心

第三審觸境能不動否

目動精搖 祇爭俄頃 我與我居

實來主靜

世息者心 抱璞深山
窗外緣能簡否原年

第四審語言能不動妄否

舌為心苗 叩心舌應

鍊心得鐘_全

其聲必正 誦不遺字

第五審黑白能分別否

傀儡登場 粉墨雜施

鏡虛影實

勿蔽不迷

第六審夢境能不妄否

幻景空 心無住著 機息神完

是曰真覺

第七審方寸中能自樂否

山靜水流 鳥啼花笑 好境在前

天君所名

仙岩寺銘

暴雨霏雙鳥歸岩花落飛錫卓萬級寶山真海角弄
龍不動梅兩渥年穀順成民反樸

周官辨惑

吾自幼讀周官卽有惑其惑也自愧學識未宏不悟
聖人制作之微而已既而涉覽漸多徧求聖王所以
治世安民之旨則見有尊周官者有疑周官者有代
為疏解辨難而和附之者而周官之惑仍不能解也
乃取其書三復熟思其微旨之所在乃不禁舍卷而
嘆曰嗟乎此秦呂不韋之作歟何劉歆一人凡斷証
我周公而千古疑其書者終莫敢破其說乎夫周公
聖人也其制作之宏深忠厚盡人而知之凡以繼志
述事承文武之德也至於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敘賦

頒祿之事蓋亦因仍損益舊有成規無煩創造武王
克商鼎新革故亦曰乃反商政由舊而已周公何
人其敢崇文武之政獨設新章以疑民志誤後王哉
此必無之事不待深辨者也然則寔之以呂氏亦肌
斷之於何知之曰以其人知之以其時與勢知之以
其用心權論之不恤民隱不畏民惡知之以一以新
舊之法富強兼至始皇二周已吞六國臣服一統之
勢成矣不韋以權奇之才時方養士著書故欲造一
朝制作之宏駕乎商君之上以立名而固寵不託之
先王舊典不足以服天下也乃采二周故府法制之
大綱及五禮之粗迹強分為天地四時緯以陰陽度
數修其名曰是為邦國為萬民也錯陳文章下評氣
器數確有故實使儒者見之如獲珍秘彼自以為懸
之國門不能易一字也而不知博會穿鑿徒形和陋
已非先王相時因革之自然矣而其列目煩全無
經絡下僚雜職亦備府史胥徒多張利孔網羅泉貨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弗用先王之大戒也乃官府森
嚴之地雜役徒隸奄寺女謁市賈奚奴皆以備員何
也井田鄉閭市肆之制以尊民居而已茲則自上下
下坐布官吏甚至五家而置一長使之有相通市

則一置肆而分一胥使之稽察物價民欲一徙皆有文憑無則拘之園土交易皆有質劑詐偽沒其貨物古者日中為市農粟女布陶冶械器交易而退耳茲則皆用泉貨有賈民人售珍玩又有賒貫吏為之期限皆有罰錢非法則官舉其物是法嚴密桀束縛桎梏使不得自由也安萬民和萬民固如是也若夫祭祀之所需王府之供膳水陸珍羞何難備具一官主之胥徒供之足矣乃一灌也有鬱人又有鬻人有違職又有豆職牛羊犬彘之牲多設專司罽毼禮器之陳不許魚攝告這四祝乃有盟詛男女二巫備員無

數此何為者一膳也而有庖有烹內饗外饗皆有府之胥徒無數酒漿鹽醢醬醢魚鼈各有男女奄奚無數又何為者以文告為政以胥役治民度支出納瑣屑全賴司會稽之矣而凡供王后及世子者皆不計是媚一人而啓群小作奸之路也至於民間訟獄全恃官為之平矣乃以兩造禁民訟不過齊矣必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又以兩劑禁民獄兩劑備矣必先納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罪人入獄矣有小過得罪州里亦坐之嘉石役之司空重者旬有三日坐朞月役次九日坐九月役次七日坐七月役次五

日坐五月役下者三日坐三月役滿期使州里任然
後宥之若過失傷人則繫之圜土書其事於版負於
背晝則役于司空改過則釋三年不盜不能改而出
圜土者殺不懲作勞為罷民無他過失亦入圜土役
之何其情于救民而勇於虐民耶然觀五官法禁之
煩不勝枚舉較之高鞅又加厲焉彼譁秦民久惴於
法可以惟吾所欲耳然物極必反千里畿甸萬千小
人上擾官府下擾里閭使斯人不死此書果行豈必
亡秦者胡哉然則何以誣周公蓋漢得此書最晚成
哀間向歆父子校中秘書始出因尚書中有周官篇
內有六官名與此合故疑當日別有此籍作者非周
公其誰然何休早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
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疑以
排之大惑不解者獨鄭康成耳有孫愛者強為解說
謂公作周官寔未嘗行僅述大略以俟它日損益而
今之序此書者申其說遂謂東遷以日三百餘年沿
革不知凡幾其初稍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
以後世之法竄入其後去之愈遠時移世變不可行
者漸多其書遂廢若然則在周已不可行必無可行
之日矣又何愛乎不可行之廢籍而註之疏之尊之

為經使後人藉為口實也哉誠不若直指為小人之
作為周公洒穢之為愈也或曰魏文侯伶官竇公漢
孝文時尚在名對年百八十歲矣所上書即周官大
司樂章也似秦以前即有此書者曰此誤會也竇公
伶人所上蓋大司樂所撫諸古樂之章耳春秋之
季樂聲原未亡也若以大司樂篇為古書則尤為乖
謬不得不辨凡樂數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三三而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九九八十
一而黃鐘之數立焉其氣始十一月其辰在星紀子
丑合而下生林鐘徵氣在六月辰在鶉火午未合而

生太簇商於是寅亥合而生南呂羽辰酉合而生姑
洗角此斗建日辰之合所以生五音諸律旋宮各為
一均皆此法若入樂則先有樂音而樂聲應之陽律
陰呂同聲相應故曰六律六同也彼昏不知見禮王
入廟奏黃鐘歌大呂之文設會為斗建日辰之合遂
妄謂奏太簇則歌應鐘奏姑洗則歌南呂如奏蕤賓
歌函鐘可也遂妄謂奏夷則則歌小呂奏無射則歌
夾鐘不知六律六同前後相接故異均而同音豈有
樂奏工歌清濁相懸而能和者然此首有是樂妄未
甚也其下乃云凡樂圜鐘為宮黃鐘

姑洗為羽奏之則天神皆降凡樂

呂太

角始洗為徵南呂為羽奏之則地示出凡樂黃鐘
為宮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奏之則人鬼可
得而禮夫樂器樂舞聽其撰造移用可也律呂分均
乃天地元音自然配合豈能自舉一可為宮又別舉
一律命之曰角曰徵曰羽遂可聯而成樂哉此乃時
思幻想造此謬語而後儒亦曲為疏解是大惑入魔
遂疑聖人作用別有神妙以致庠樂合律歌一詩以
傳會之大壞樂理不知作者於古人典禮皆從剽竊
來私意幸合以欺人賈人不知樂有定規故多言多

張也喜後世雖有腐儒但讀大司樂篇當不以吾言
為狂也已

唐祖考孫等妄以旋宮法傳會宋說高宗時遂令
四律制樂以祀天地宗廟不久而官府交亂女主
革命元宗復踵行之未幾而天下大亂閹宦勾與
藩鎮外據馴致於亡皆偽經誤心不獨安石新法
亡宋也愚謂五經之蠹莫甚於周官此書不焚
未可言經術也